

「現代驅魔師」展覽註記

Notes on “The Modern Exorcist”

文 |
蕭淑文
Jo Hsiao
策展人

1968年，《機器人會夢見電子羊嗎？》(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?) 小說首次出版，它模糊了機器人（仿生人）與人類的界線。機器像人，人將會消亡，被「除役」的仿生人終究和人一樣也會消亡，意味著機器與人類踏上相同的命運。菲利普·K·迪克(Philip K. Dick)的科幻小說集中探討「何為真實」及「人的身份建構」的主題，從而帶出「真實」與「虛構」，人類與複製人的辯證關係——什麼才算是「人」？



Pakui Hardware · 《下腹》(局部)，複合媒材、裝置，現地製作，2019

圖像由藝術家和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

PKD 的小說當中，未來科技讓人類的劣性赤裸裸地展現出來，小說家所建構的明日世界充滿晦暗、髒污、混亂。從 PKD 開始，科幻小說家就不停探索人類與機器之間的種種不確定界限的主題。如果說科幻小說在致力於明日世界的影射，在我們生存的真實世界裡，有一群人正通過科技對小說裡的世界進行全面解剖與探索，包括發展 AI 人工智能，展示機器人化或被機器植被化的人類等等。

1988 年，在《華盛頓郵報》一篇文章裡，出現了生物駭客 (Biohacking) 一詞。他們用生物科技、基因改造、腦神經研究和機械工程等各項技術改造人類超越自身生物的局限。生物駭客這一群人以科學為基點探索著人類和技術相互滲透的邊界。同時，把人類追求自身改造力量達成幸福人生的慾望推到極致。

在《美麗新世界》(Brave New World) 影射的未來世界中，人從胚胎開始就是從實驗室的培養皿製造出來的——「人」是被製造的「技術」產物，他是一個技術編碼的身體，他的想法、意識、覺知及欲望層次從染色體開始就完成設定，什麼是心智，什麼是人性都是孵育所試圖抹去的生命成分系統。

無疑地，人類正在大步邁向「後人類」時代，我們在這裡發現一個弔詭的人類命題——生物意義上的「人」這個概念重新被界定，「人之為人」的條件轉了一個大彎，不再依賴哲學本體論為作為人安身立命之本，去給出普世的倫理道德規範。

「現代驅魔師」的作品在藝術和現實世界的結構底下審視機器、人類、人工智能的混雜中，人存在的基礎是什麼？愛因斯坦說：「哲學是科學之母」，霍金卻說：「哲學已死」。今天如果「科技」扮演「驅魔師」的角色，對人類進行全面「優化」，那麼傳統意義下的「人之本質」仍會存在嗎？

海德格說相對事物的存在 (exist)，在「人類意識」的狀況下，人是兼具存在與存有 (Being) 的狀態。《存有與時間》(Being and Time) 書中，他以「此在」去指涉人之為人是因為他生活在周遭世界的網絡之中。它是一個意義網絡，是人存有的那個世界。但科技主義動搖了人類思考自身存有的狀態。隨著生化改造技術的發展，人的自然肉身甚至被抹去而變成人機共體。人展示成能量轉換器、催化劑或信息模式。《絕美之城》義大利名導保羅·索倫提諾 (Paolo Sorrentino) 說：「生活也許不甜蜜，卻依然有著難以言喻的美麗，這也要靠我們自己去領悟。」恰是這種沒有總結的人類課題成為了這個展覽的核心議題。